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史映祿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樞使類

賀吳參政兼同知

鄭雪巖

恭審入踐政塗參持樞莞知公為蒼生起方誦明道先  
生之詩遮道請相公留嘉聽元祐聖朝之詔已卜太平  
之象允符先見之龜股肱惟人朝廷交慶恭惟某官人  
物宗主朝著典刑用之行舍之藏合時中之仕止出則

輕入則重闕天下之安危上思中原柱石臣命以天子  
湯沐邑密邇冕旒之眷式遄衮烏之歸如趙忠簡之帥  
會稽召登台鉉如虞雍公之位政府兼運斗樞厥今否  
泰消長之機正在乾坤轉旋之力此闕世運允屬我公  
身黃扉者四人豈較決科之貴壽洪鈞之一氣坐收宅  
揆之功某聳聽公歸敬為國賀上天章之對方將立致  
於升平草景德之麻何得復求於夢卜登龍跡阻賀燕  
情微

賀吳樞密

鄭雪巖

恭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舉臯陶不仁者遠  
求諸夢而得傳說爰立匪伊龜筮鄉士既協從左右國  
人皆曰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恭惟某官道正而知權  
謀深而能斷三已三仕無喜愠汪汪萬頃之莫涯一出  
一處關重輕挺挺泰山而屹立歐文忠不言文章以政  
事為急蘇內翰不矜科目以氣節為高公兼有之人無  
及矣逮險阻艱難之徧歷宜彌綸輔相之共推于今何

時非賢匪人如運舟龍門而志宜一如推車羊腸而力  
貴齊胡為平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或者浩嘆猶幸使淮  
南人畏有慙直在聞而來歸欲恢立武之基爰重本兵  
之柄五色祥符臚唱知韓忠獻蘊相業所關十年身到  
鳳池較王沂公入中書已晚曾中一著局面萬全欲強  
本朝必用儒者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某蓋鹽陳人桃李  
舊種司馬遷有四方萬里之志久已心灰遽伯玉知四十  
九年之非今纔夢覺景翳翳以將入車皇皇而何之病

驥之脫牢盆叨恩已過假牛之代馬運失職固宜其誰  
尼之非人力也長夜漫漫而不昧甫田驕驕而隱憂如  
朽木可雕恐莫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祇願結香火  
之緣大厦賀成一巢私托

賀王樞密

鄭雪巖

恭審渙發大號晉掌洪樞選於衆而舉臯陶不仁者遠  
求諸夢而得傳說爰立匪伊龜筮卿士既協從左右國  
人皆曰可僉望所屬中興可期恭惟某官考亭遺風勉

齋正脈和不流中不倚道與之俱用則行舍則藏時然  
後仕三紀出入一節始終誰知烏之雌雄同聲滿座獨  
辨鹿之真偽正色立朝使彼立仗之馬皆瘖藉此炳國  
之龜先見括囊无咎空谷寤言安石既與人同憂司馬  
難置身獨樂惟是憫時甚切肯為更化一來孰察理亂  
於指顧間難乎袖手歷陳治安於涕流頃聞者寒心帝  
嘉其無朋比之風公展也有經綸之畧曾中一著局面  
萬全陝之東陝之西既分其責聞之外聞之內孰提其



網允賴前籌坐銷後患真儒斯無敵者吾國其庶幾乎  
某受業菴鹽托根桃李陳古靈有三十三人之薦曾忝  
名揚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今纔夢覺

賀徐樞密

方壺山

恭審渙命親臣晉陪宥府朝廷輕重以相人期當左轄  
之虛天下安危在邊上尤遴西樞之寄用儒無敵為國  
其幾恭惟某官命世大才夾邦碩輔開誠布公之學無  
黨無偏忠君憂國之心不阿不激自峻橐階之拜愈深

黼座之知毋舍朕之語甚親大用卿之意已決我聞命  
下殆與神謀方今赤白囊之馳最關楮黃織之慮國中  
無務農積穀之策何止四空境上有荷甲執兵之人幾  
成五大金甌之缺陷非一銅盤之來往難憑惟精神可  
以折衝惟英俊可以強本仁義形勢道德安強使敵國  
聞而畏之則天下安可待矣文富人望行大播於雄麻  
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某登門惟舊庇厦尤新其喜  
可知何翅孟軻之聞樂正繼今以往請效元城之事温

公慕望意長揆裁詞短

賀余僉樞

方秋崖

進班書殿續武機庭昔太平興國之間石元懿始以僉  
樞為政地粵初改承明之號宋宣獻實以儒術參禁林  
併茲二者之榮贊我萬幾之密恭惟某官甘盤諸老之  
舊學慶厯四諫之世家江左自有夷吾翁聞輿誦中國  
必相司馬久負巖瞻矧當羽檄之馳允賴籌帷之勝諒  
君王之神武歎時事之艱難孰寬顧憂請纓繫單于之

頸亦曰仁義制梃撻秦楚之兵無競維人不遐有佐乃  
列二三之同德力扶九五之中興視如手足視如腹心  
蓋甚稱於上意用作舟楫用作霖雨其時亮於天工某  
嘉與邊氓願聞國論侯誰在矣豈遽棄綈袍之故情跂  
予望之亦欲附旂常之舊績敢告執訊惟懷永圖

賀薛樞使

李梅亭

顯席紫樞均茵黃閣仲虺居薛宜登左揆之虛臯陶謨  
虞還倚右平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恭惟某官學可

帝師才堪王佐智周萬物炳著龜先見之明節貫四時  
凜松栢後凋之操周旋三省兩省之椽練達一日二日  
之機合文武以兼資佩安危而注意熙帝載宅百揆民  
具爾瞻掌邦政統六師軍則誰與式端兵本專領使權  
匈奴欵塞五原固出干羽之舞子房決勝千里正須帷  
幄之籌帝曰欽哉相尊等耳山有木而工則度姑令雍  
侯之先封河如帶而國永存實自薛公之上計佇膺帝  
眷徑位宰衡某夙累一陶尚驅六轡輓武侯原上之粟

覺心瘵而形疲聞文德殿下之麻虛身留而神往

賀任僉書

劉後村

揚號廣庭登賢宥府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朝  
廷重豈惟於九鼎師言無間人望有歸恭惟某官學本  
思軻道侔禹稷眉山諫臣之後喬木猶存考亭先生之  
徒靈光獨在九重賞其靖退四海推為老成語妙天下  
而恥於文鳴智周世務而不以才顯赫然英斷付以事  
樞方今羣情厭兵強敵在境切思古義大春秋九世之

讎抑恐後賢重河洛百年之責公必有以處此衆方從  
而觀焉見管夷吾何憂人有憑藉聞樂正子為政國其  
庶幾某迹久登門情深賀屢留觀東閣莫陪多士之遊  
生入玉關頗動暮年之興

通何樞密

陳質勳

布衣半世無階光範之門藍綬一朝寄徑中台之重雖  
大造本無遠邇而微生自有戚休矢心汗竹之辭拜手  
翹材之敬某官三朝元弼百代真儒盛德洪勛鏤刻旂

常而不盡全名勁節幹旋大華以有餘偉乾道之標名  
迄慶元之輔政簡自烈祖授之神孫惟其特立於冰山  
未泮之時是以勇退於玉鉉將登之日內而紫樞黃閣  
既不足為公榮外而畫戟碧幢又安能究公業一更琴  
瑟四建弓旌盡期大老之歸周不數弱翁之相漢牢辭  
驛召甘老燕閒蓋大雅之濟八荒如大虛之鼓萬象散  
為霖雨固無非被澤之夫貯作雲煙要亦有不知之潤  
蒼坡畫水綠野春深居多謀國之區未是忘君之處數



昔四輔于今幾人巨川之濟何遲巖石之瞻孰重處温  
公於西洛徒貽四海九州之嗟用孔子為東周行追五  
帝三王之業伏念某與世杳鑿惟書价俱闕甕裏之乾  
坤蚤嘗入夢數籠中之日月但覺驚魂謂應草揚子之  
玄便可送馮唐之白晚沾一第已泣雙親淒其吏鞅之  
身失此儒酸之步固知簿書期會總是道場筭楚塵埃  
非皆惡境奈小己未諳於奔走企宗工以為之依歸人  
皆慕公知見之香天忽假我文章之印知平津侯之開

東閣固已非衛綰石慶之儔遇裴晉公之居午橋或可  
備夢得樂天之數永言狂僭仰觀矜寬

上史同知

楊茨野

顯被宸綸榮膺宥府天相以士前星已應於重暉公位  
于朝斗極亦為之增煥僉曰得賢之若此可占更化之  
易然某官續洙泗未絕之源有莘渭不刊之譜昔孝廟  
初潛於龍躍孰扶日之將升先太師獨助於鴻飛卒擎  
天而有立勳在社稷學傳堦庭故笑冰山之頓高未嘗

倚重獨屹砥柱而不動詎肯同流寧裴回於藏室殿砌  
之間而雍容於從橐文觀之列迨趨承於朱邸得白發  
於清忠柄臣竟除大勝東海蕭生之疏儲宮旋定不待  
商山老人之來功光于前德復於位班雖遷於聽履眷  
方重於垂旒任同股肱亟贊樞省之機密力假羽翼更  
侍承輦之燕閒巍乎正人當此大任方觀雨降而雲出  
已覺乾清而坤夷聳聞其名孰不畏服

賀王樞使

周平園

明詔揚廷元樞正位有常立武基聖神宥密之謀無競  
維人成邦國安強之勢真儒益進多士交歡恭惟某官  
道本誠明氣全剛大詩書執禮六經皆務於雅言直諒  
多聞萬乘素推於益友騫翔久矣譽聞藹然詞掖鸞坡  
大冊高文之獨步經帷工尹昌言正議之日聞自陟機  
庭愈擴廟畧留侯佐漢功高三傑之中裴度輔唐名播  
四夷之外擁輅出使仗節來歸有折衝禦難之勲無伐  
善施勞之失況三軍五兵之運久此宣猷宜一行十札

之書茲焉進長寵數式隆於當宁恩章尤異於在廷既  
用仲尼固知天下之無敵非如汲黯但使淮南之寢謀  
某夙荷恩憐欣聞冊拜宏開材館知多賀厦之人邈處  
柳營獨阻登門之願

賀曾禮書除僉書兼太子賓客 李梅亭

登延駿望翊贊鴻樞增寶鼎九九之安國因人重齊泰  
階兩兩之色魁與台連廊廟得賢華夷胥慶恭惟某官  
造道自得經德不回一舉首登固有榮進之素定孤忠

自立宜畀英俊之並游眷既厚於兩宮名益高於九牧  
果登宥府仍冠儲寮時來則為之佇正久虛之宰席年  
不可及也諒多仰羨於端門民無不獲之夫公有無窮  
之聞某逖聞成命倍動懽顏孤鶩落霞正竊垂天之比  
六鼇抃地莫殫賀厦之悰

賀鄭僉樞兼參政

林克齋

顯播制綸擢登樞筦冠七人而論事夙簡上心合二柄  
以圖庸兼陪大政國勢增重僉言允諧竊以稷契之言

謂忠實並五臣之列王魏之諫以直亦崇參預之名矧  
惟聖朝不廣言路當慶歷元祐之盛際尤獎爭臣若名  
公碩輔之相望多由此選肆疇雅望克輩前修某官人  
物六館之英議論諸老之右清標範俗炯圭璧之無瑕  
厚德鎮浮載華嶽而不重早由最課爰寘周行搢紳誦  
言不作諫官必作御史當路器賞謂有聖君斯有賢臣  
果明目於柏臺通告猷於蒲省密勿金華之侍儀刑紱  
橐之班柱後惠文初不專於糾折陳前仁義惟克盡於

箴規宜膺錫命之三庸陟本兵之貳運帷籌而決勝豈  
惟折千里之衝熙帝載以奮庸行即處百僚之長某比  
傳顯冊屬逖崇墉卧疾漳濱愧尺緘之獨後運竒堂上  
倘寸畫之兼收

上薛樞密

王臞軒

宥密地嚴手握量才之尺度孤寒路狹身歸播物之陶  
鈞況當龍興虎嘯之初輒動蟲鳴螽躍之想敬陳梗槩  
上瀆尊明竊惟右府本兵之權實分宰相薦賢之責如



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二聖之臨朝圖  
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至樽酒以盡歡范儲人才如  
橐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引軾汝礪俱入薦聞後皆  
為數世名臣此可見二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歎不謂  
明時之親逢恭惟某官四海宗工兩朝元老魁磊英竒  
之氣可塞堪輿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為州縣小  
官之日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精  
忠而許國刺裁邦用恥為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出

於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無  
留難先朝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高著眼力察  
時觀變之慮深豎起脊梁扶傾持危之任重斡斗樞而  
北運扶日轂以東升漢無百參其於時事以何缺宋得  
一薛庶幾王所之有人方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收召  
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毖求助之時為車攻復  
古之計此勲既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佇正面槐之位  
修名不朽留為汗竹之傳伏念某植學代耕賣文為活

頃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  
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游蓮池苟奉菽水  
豈無膏沐恥為妾婦之容纔奉旨甘遽奪阿婆之養春  
秋之窳窳已畢霜露之怵惕猶新杜曲之田無以給桑  
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於京輦本擬注於銓  
曹以闕少員多需次如河清之俟而家貧累重闔門有  
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漿敢希榮於吐哺謀之心口而  
有禱願以氣類而相憐倘留夾袋之名當露錐囊之穎

自知甚審將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勵其餘亦足勉四方之寒畯

賀程同知

李梅亭

登庸儒宗陪輔兵本綢繆牖戶及國家閒暇之時典領樞機基夙夜宥密之命軍民心協邊圉膽寒恭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漑何蕃初入於太學共知仁義之必流下惠不卑於小官豈以佚遺而或怨揚歷勞人之州縣從容範我之馳驅迨作牧於閩山寔簡知於魏闕綉

書史觀昭回雲漢之章批敕瑣闈鼓舞風雷之令迄由  
東省進貳西樞惟春秋九世之讎固將酬於千古然乾  
坤一擲之舉不如出於萬全願思無競之維人益務有  
常而立武運帷幄而決勝千里正賴叶心亮天地而弼  
予一人即觀顙面某隴西冷裔江右庸儒頃作屢氓正  
出藍田老槐之下茲為幕客詎忘豐水有芑之仁所未  
知鼎鼎之新果猶念鑪錘之舊燕雀之賀大厦豈憂淩  
雨而震風烏鵲之遠何枝尚托稀星於明月

賀史同知

楊誠齋

樞廷貳政儲宥兼榮運帷幄之謀謨今乃得漢廷之三  
傑為羽翼以調護不待致商山之四人冕旒注意以惟  
深縉紳動色而相賀遐荒震疊廟祐尊安竊以由宗伯  
以任鴻樞固九重之異恩以執政而相鶴禁則累朝之  
曠典如李文定兼官於天禧之季與王沂公總職於乾  
興之間旋疇承華之勲皆正宰衡之位是惟盛美允屬  
偉人久矣罕聞復茲初見某官道尊而德備器博而用

周雅望具孚隱然故國之喬木大疑立決信若格人之  
元龜比由貳卿獨贊秘策振主威以去君側之惡正國  
本以安天下之心使羣邪見覘而自消百蠻聞風而知  
畏丕哉此舉誰歟之功俄晉筦於五兵仍奪華於六傳  
疊三組以有赫信一時之至榮然勲高故其報必隆而  
位尊則其責亦重了先正未為之業會觀衣鉢之親傳  
垂後世不朽之名要使旂常之永紀某受姿苦窳涉世  
迂疎辛勤半生乃玷奉常之第荏苒十載甫脫步兵之

厨揚雄方被於吹噓灌嬰獨肆其讒毀退省羈單之跡  
已頽榮進之心會明時杜羣枉之門而執事成萬間之  
厦敢持頑鑛試問大鈞謂走也寡耦而數竒且時哉難  
得而易失昂霄聳壑已為清廟之棟梁枯枿朽株願與  
公門之桃李

賀薛僉書極賜出身登政府

應松湖

恭審榮陞端殿僉贊宥廷以特異之睠而錫儒科固已  
高韋布臚傳之選以經綸之材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



決勝之謀顯渥熒煌輿瞻赫奕竊以十五年更化既深  
日積月累之功四七際中興茂對地闢天開之會關河  
響應燕趙雲從蓋真有紹興乾道所未有之機宜可成  
高廟孝宗所未成之志英俊風雲之膠輳君臣宵旰以  
圖回然而殘敵游魂更偷假息遠方通譯巨測野心龍  
蛇交鬪而未休鷓蚌相持而孰決淮甸之寇兵屢却莫  
戢窺覷山東之故疆再歸尚虞畔渙繫欲展規恢之大  
計豈容徇嘗試之淺謀要必任賢使能而為強本之圖

脩車備械而飭治內之政時至則進而未則謹守敵來則却而去則勿追待吾事力之既強俟彼機會之自應然後據建瓴之勢以今天下乘破竹之威以定中原一混車書再正鐘簾以其時則可矣苟舍我其誰哉某官學足以遠輩古人氣足以盡吞餘子材足以撥繁治劇智足以料遠中微天之所賦人不能爭人之所期已亦自信審觀世變固已洞然於胸中握總事權端可運之於掌上密勿乎魚水雲龍之契徊旋乎雞翹豹尾之聯

幾年聽履於星躔久俟文昌之上相一旦擷芳於月窟  
遂為天子之門生寵之異則望必深待之隆則實宜副  
凡而南渡諸賢未畢之勲業北方數處迭起之姦雄方  
來事會之無窮紛出議論之不一斟酌洞明其肯綮經  
畫不失其毫釐姑養銳於萬全徐策勲於一舉此善類  
以顯顯而共望在長才亦恢恢而有餘帶礪功名方興  
未艾鼎槐爵位平進何難某耿耿寸心悠悠謾仕目覘  
列戍蚤游歷於朔陸身係遐陬晚飄零於南徼每切私

憂而過計輒忘冒進以狂言衝障霧於蒼莽之濱方且  
行吟於澤畔望樞宿於碧霄之上無從旅賀於泰階頌  
詠徒廬編摩曷既

賀鄭樞密

王臞軒

擢用儒宗參持樞筦地巖鼇嶺被三字之恩榮春近鳳  
池跨十年而身到廷紳歆慕公袞增華竊以宥密之司  
安危所寄長貳雖分於四等網維同主於五符或累年  
濡滯而竟不遷或久任劇煩而後得拜未有春入北扉

之直冬陞西府之崇雖執政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  
惟卿為朕之心腹聖語尤親恭惟某官氣質得於天成  
出處關於世運溫純爾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凝  
不作漢唐之人物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學焉而  
後臣龍邱策勲光洗咸池之日螭坳記事密依香案之  
雲翠帷犯風雪以談經青瑣凜冰霜而封勅方知制誥  
之有屬非老文學其誰為乃以一條冰之銜付之五色  
雲之手方當多事屢經夜響之鈴絛非比平時卧看日

移於磚影發德音若時雨起詔草如飛泉作宗一經同  
氣三代久簡知於旒冕就寵卑於樞機得君如此其專  
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至重則愈憂立人本朝道  
不行而為恥矧圖回於初政尤倚仗於近臣聖德方新  
如美玉之未琢事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何嘗罪言人  
不敢言居多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舛政面是之而背違  
豈無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成枳斂祥鸞  
之翼以為雞此於元氣之有傷所以外邪之交作一脛

如腰一指如股難以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庭莫權輕  
重我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吾之無人惟公憂國之忠  
寘位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寇忠愍若得為辭今吾國  
已相司馬公豈容生事必欲正本最患尚同召不悅周  
之留而何害為周房能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辯如  
爭相與如昵和氣不傷見惡必遏見善必揚至公無我  
一正君而國定四維張而令行訐謏造命於一堂精神  
折衝於千里機會最易以蹉跌歲時每畏於因循今猶

曰五府之合謀有可諉者設或為一相之處內則何以  
哉某叨出師門喜搖心旆阻賀夢符於凝碧更期名在  
於汗青鄭公勸仁義之行願言加意王褒慶聖賢之遇  
因頌獻規蓋出於忠遂忘其僭

賀俞僉書

李梅亭

使北道而簡僚曾玷網羅之舊翊西樞而基命茲逢鼎  
鼐之新徃年身未可以許人今日士固伸於知己輒修  
燕雀賀厦之敬併吐蟋蟀唵秋之懷恭惟某官背負天



風曾吞雲夢自其克勤小物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  
規模二螭坳處之記言一麾乃出千騎上頭之賦政再  
命茲共回回紮索之間諤諤青蒲之上露門晝講緝熙  
日月之光明瑣闥夕趨鼓舞風雷之號令廷臣無出右  
者天子居然罷之迄自東臺峻躋西府九天渙號簡二  
三執政之股肱兩地升賢繫億兆生靈之肝腦有常立  
武無競維人春秋九世之讎固將必報匈奴百年之運  
未有不亡今虎貙交噬之已深計蚌鷁相持之不久下

策莫危於浪戰上兵實貴於伐謀在帝王之萬舉萬全  
固求者定然疆場之一彼一此正欠堅凝幸而及閒暇  
之時亟宜定修攘之計取亂侮亡兼弱也時則易然同  
寅協恭和衷哉政將焉往洪鈞既轉於一氣黃麻卽似  
於六經伏念某拓落一官嶽崎萬狀才固自知其無似  
命亦可歎其不猶瞻白日於舉頭遭海風而引去上青  
天而仰脇窘峽水之倒流甫欲釣錦江之魚乃忽騎將  
軍之馬二年劔外寸步矛頭徒令蟣蝨介冑之生安得

貂蟬兜鍪之出茲歸身於司敗望干祿於有司適值大  
君子之登庸不勝小丈夫之距躍士曰時哉相君實皆  
舉笏以相驩誰其識之有歐陽辱捲簾之有素願煩咏  
抱稍養翅翎樂兮樂在相知更傍誰家之門戶遲之遲  
而又久正須大匠之錘鑪

上鄭僉書

王臞軒

掃軌杜門三復白圭而省咎問鈞無路載瞻紫府以陳  
情依憑知己之私開寫由衷之懇伏念某少粗有志壯

不如人身窮幾誤於儒冠才短僅如於僧髮著從事之  
衫於湘水空悵雲飛索儒林之米於京城頓驚日近皇  
皇救過斷斷無竒自從制閩之為僚未免入宮而見妬  
所幸龍門在望鸚板叨名九州四海之同年獨私垂眄  
一頌六箴之奏藁最荷賞音亦嘗立危疑之衝乃陰賜  
調護之力託身有所滿意無虞當臨軒策士之初偶備  
數校文之末明天子在上固為下之宜忠卿大夫出言  
每悅人之讚已獨執草茅之見或相矛盾其間喜黃之

直惡邵之諛收迪之誤黜邊之鑿大事從長不能委其  
規矩準繩他人有心驅而納諸罟獲陷羿指韓愈以為  
傲目朱游以為狂乃入風聞遽遭沙汰一賢見妬初非  
衆口之鑠金竒禍橫生正坐匹夫之懷璧下失升斗之  
祿上負廟堂之知滿船載月以空歸歌缶仰天而太息  
雖含沙之蠹見射固有招之然近器之鼠且投嘻其甚  
矣天寒日暮雪虐風饕平生故人誰念其窮執政大臣  
獨惜某去親灑淋漓之妙墨極言冤枉之幽情聲同相

應氣同相求升沉何間達觀所舉窮觀所主遠大胥期  
自銜恩紀以來不覺光陰之度安貧食藥引咎吹葢寧  
忍以父生師教之身自棄於主聖臣賢之世何其久也  
必有以也恐下石之未休將欲張之必固翕之望旋鈞  
之有力茲蓋伏遇某官學問自誠而入氣質得聖之和  
忠貫三精出應風雲之嘉會身登四近儼然山澤之臞  
儒刮眼以別人才折腰以見下吏夾袋所錄皆將裨相  
業之經綸遺簪雖微詎忍為旁人之收拾某老之將至

持此安歸固知富貴之在天亦欲尺寸之及物孤寒寡  
援宜其往愬於師門狷介不容或者得覘於世道非恃  
如公之雅量無以發僕之狂言極力生成倘動察父哲  
兄之念立身名節誓堅孤臣孽子之心

賀樓同知

黃雲溪

宸陛號孚機廷序進升華基宥曾詔墨之未乾晉位同  
寅俄綸言之狎至雖斗樞之惟舊而風采之又新朝著  
益尊邊人相戒某官累朝碩德問世真儒古學精深洞

究九流之要高文雅健力扶八代之衰早簡眷於丹衷  
即追趨於青瑣屬克徒之蠹寵假利勢以招權人皆趨  
趨折而入於媚竈乞墻之漸公獨慷慨凜然見於批勅  
塗詔之時寧換手以飜羹即掉頭而去國歆枕第觀於  
兒戲投箸已息於宦游迨天道之好還乃上志之先定  
聽星辰之履方疊組於北門運帷幄之謀尋本兵於西  
府雖台衡自此升矣然公論尚切遲之爰疏寵於九天  
肆增崇於兩地今國步雖若僅息而邊備不可弭忘沿



江諸屯尺籍虛存而軍實未覈雄淮列壁斛穀翔踴而  
廩給無從曠土當議於屯營驍卒盍思於駕馭在執事  
既當於重任則圖功匪屬於他人有諧其須益懋乃舉  
參百揆四岳之列姑藉弼諧冠三公六符之班即專柄  
用佇恢鴻業永相昌輝某欽聆告廷幾欲折屐繞簪倦  
翼方忻大厦之崇成斷谷枯荻亟借小春之發育

賀雷知院

黃雲溪

疏恩宸陛冠位機廷聖賢相逢方更張於萬化文武兼

用肆兼總於五兵兩地得人四夷褫氣某官高文行遠  
厚德鎮浮自生民以來無如尼父任天下之重有若保  
衡蚤親天子之光即觀舍人之樣旋登禁甬罄朝夕之  
論思力贊密謀新風雷之號令既克徒之拔去斯要路  
之穩登青瑣催班甫拜丹墀之詔絳騶清道又宜獨坐  
之威爰簡眷於九重俄進躋於二府踰年於此庶政惟  
新肆專廟勝之威兼倚弼諧之地今國步方安而邊遽  
弛柝民財既竭而官尚推肌諸屯創殘之餘尺籍虛存

而軍實未覈列郡飢饉之後斛穀翔踴而粒食浸艱曠  
土當議於屯營驍卒盍思於駕馭在執事既專於貳柄  
則圖功匪屬於他人

賀薛俞書

楊誠齋

顯膺上第進貳洪樞道德之威誠安強有常立武股肱  
之寄在忠力無競維人渙號再揚師虞允穆恭惟某官  
風猷膚敏宇量浚明才刃立解於千牛豈躊躇於肯綮  
意匠洗空於萬馬寧慘淡於斯須輔造化而不言正朝

廷於既治星辰聽履久勤朝夕之論思雨露賜袍遂參  
夙夜之宥密漢用三傑運籌允藉於子房舜有四鄰舞  
羽實資於伯益適觀偉績追配前聞某濫廁冗員獲瞻  
盛事帝王之興建輔弼固知時亮於天工甲兵之問至  
廟堂更願勿窮於國力

賀陳同知

周平園

簡求八座延拜四鄰用掌祀之鴻儒付本兵之大柄蓋  
六藝成於夫子可辟萊俘而一編授於留侯卒籌漢幄

何嘗弗聞軍旅之事夫豈不全智勇之名必惟其人乃  
振斯道恭惟某官沉謀先物古道造微令聞施諸身多  
士之所楷式嘉猷告于后近臣以為表儀演絲綸於掖  
垣成羽翼於望苑逮茲圖任翕爾僉諧正卿五世之昌  
已昭祖烈丞相六竒之計行闡家聲某託契有初辱知  
良厚屬克負於郡國昉依託於廟堂

賀樓僉書

黃雲溪

渙寵九天升華兩地聽履星辰之上夙已煥於冰銜運

籌帷幄之中今甫聯於斗極屬聞多士之論猶歎十年  
之遲象緯宣明禮表震疊恭惟某官三朝元老百世鉅  
儒妙學造微發揮中庸大學之懿高文行遠塗改生民  
清廟之篇蚤利見於飛龍遂洗空於凡馬演綸西掖批  
勅東臺屬元兇方兆於胚胎而孤忠獨挫其牙角既甘  
心於賈禍乃決意於投閒一違索座之班五賦琳宮之  
祿故山寂歷雖安泉石之居丹闕岿堯難阻風雲之會  
甫歸班於四禁俄冠位於六卿曾未淹辰遂間兩社今

和議雖可成而鄰猶難測敵師雖少卻而備不可忘必  
訓兵選將而授以規模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垣墉固  
則暴客莫措氣體實則外邪莫干此雖書生之常談是  
乃古人之上策切惟閣下素定胸中要弘厥施勿負所  
志機庭密運直將傾海以洗甲兵揆路在虛行見濟川  
而作舟楫

上謝鄭樞密

戴象麓

父母魯邦稽首通德門之望宗師韓斗傾心翹才館之

歸矧叨恩造於南宮又辱年盟於東閣僥忝履簪之舊  
物僭干鑪錘之全功某官道德周程人品文富大名照  
今古斗魁第一宿天樞實踐道聖賢佛中八九分地位  
所養者得孔孟詩書之學力故發而皆堯舜君民之事  
功竊觀本朝慨論先哲自狀元作宰相從昔固多以純  
德為名臣如公蓋少合宋元憲諸賢而論獨王沂公一  
代其人厚德鎮一世之浮雅量納八荒之大學術純正  
為王者師風度簡凝得大臣體曠古未有繼今其誰獨



我公可以比肩其風流此天下所以翹首而日望佇膺  
大拜即印前猷某眇然書生冒此邑寄每嘆孤寒之無  
援惟知職業之自修七八年汨汨火坑頭今老矣九十  
母垂垂絲髮人孰憐之靖惟里社之寒荻曾是門牆之  
舊植鄉達尊在上倘不距於飯投窮書生何能敢自甘  
於暴棄頓首百拜引脰一鳴願垂雨露之天俾脫風波  
之地葑菲母以下體既忝生成桃李盡在公門更祈終  
始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給舍類

上鄭給事

王臞軒

諾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畯有青瑣闥之正  
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邇倉皇告至俯伏投誠  
竊以貴賤之分固殊氣分之投亦寡君乘車我戴笠命  
實不猶子鼓瑟王好竽物難苟合悠悠古道汨汨頽波

或已隔面於紕陌之春誰肯動心於綈袍之舊焉有如  
夕郎之貴顯尚猶記暮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  
私眷顧十年無一枝之信不責踈狂吹噓已送於上天  
植立且期於異日歲云莫矣訝瓜戍之來遲予日望之  
見鄉人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至曲為材館之先容如  
許殷勤實難勝荷伏念某晚竊一第繼罹百憂頭顱如  
許而心自憐髀肉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汲於仕胡為  
遲遲其行盖回思捧檄之時哺烏望絕況未有應門之

嗣舐犢情鍾加之聚糧之難重以負薪之疾何其久也  
止或尼之駑馬頗困於修程今方稅駕去燕來尋於舊  
壘好為捲簾茲益伏遇某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  
舊學黃扉丹地凜杜公封駁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温  
純之氣結知密勿跬步登庸乃力遜於軒墀真大耐於  
官職久負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  
主庇民以存心用闢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慶衍子孫  
某是以不願出於他門惟亟投於大造一力成就三生

遭逢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誓當老壯  
以窮堅

賀董給事中正除

鄭雪巖

恭審誕敷宸札真拜夕郎善計天下察紀綱莫切銀臺  
之清要以強本朝進英雋首召金城之老成化新於王  
春開泰之初道復於世運亨屯之日善類相慶斯文愈  
尊恭惟侍講修史給事矩堂先生肅括而昭融剛方而  
正直士皆明經術寧無徇飾吏之虛文公深探道原獨

恃為立心之實地投之繁劇而不擾處之危險而不辭  
志伊尹之志知無不為樂顏子之樂靜有自得身兼全  
於數器口不絕於四書外裔聞令公之名京師迎司馬  
之至上良厭脂韋之習官莫難喉舌之司張文定之封  
還詔書何待制之繳回勅旨去古未遠此風不多漁竭  
澤誰實使之孤依城末如何已俗流垢翫殆非一日風  
裁糾正可無若人助八柄之馭羣臣陳三德而建皇極  
元祐范忠宣之入輔乾道梁文靖之登庸皆由此官罔

俾專美忠思貫日豈以名位而多人論足回天所冀福  
威之惟辟學力所獨到者國脈其庶幾乎某假守近畿  
欣逢盛事此時塗勅不避共推真宰相之風累世積弊  
欲言將趣天章閣之對得諸公論非曰私祈

賀許給事

洪平齋

恭審疇績辰猷躋榮夕拜歲蕤豹尾方看翠駕之常從  
突兀龍頭又喜黃扉之身到名昭於日歡動如雷恭惟  
某官北斗星樞西州雲錦追兩都之作見相如司馬遷



之善鳴負三代之英與闕天散宜生而爭列論事則義  
形於色臨機則膽大如身遠近為之革心華夏得以增  
氣自宜補天子之衮胡為著侍臣之冠揭精鑑以題材  
重細繆而勸學言無不售道匪虛行進居管轄之司坐  
振紀綱之治若李藩之批還制勅與魏相之白去副封  
能大其官未幾而相此事寂寞之久矣我公慷慨以當  
之聊屈畫黃重門下駁違之寄便應進紫屬中書造命  
之權某搶頭爐鞴之中刮背絲綸之下圖南無路自甘

從控地之飛窮北欲春當大費回天之力既深閩澤尤切歸投

賀陳給事

周平園

疏恩西掖進位東臺由天子諫諍之臣居門下封駁之任昔補闕拾遺之義世所講聞今揚敕還詔之風士方聳聽言責無替師虞允諧竊以肇自聖朝作新官制黃門首冠後省事專出納之司青瑣故號夕郎職典樞密之地煥身章之賁飾昭從橐之輝光詔令施行許稽參

其利病人才進退可抗論其正邪議論或異則宰輔不敢專旨意所否則制命得以格此裕陵董正之深意為神孫經遠之貽謀非待真儒不在盛選雖任重而職大亦爵高而憂深恭惟某官秉德溫恭執心夷粹學精純而閱肆吮六藝之芳腴文雅健而雄深接兩都之步武蚤膺眷簡備歷清華嫵媚若魏元成得七人之大意博瞻如韋處厚振五學之流風惟志合而道同故諫行而言聽民生蒙膏澤之潤國本賴元氣之強徊翔侍從之

班涵養公台之器況張公之論事易以回天而山甫之  
永懷妙於補衮行頒制綍趣秉政機亟爰立而處中副  
具瞻於端右某少而多病衰不待年意氣已頽學問幾  
落念五年之去國方萬里以入夷感太行之雲飛長途  
將母悻西山之日薄回首驚心伏惟一面特達之知豈  
無今日寅緣之望倘借吹噓之力俾逃瘴癘之鄉庶因  
錫類之恩少解知年之懼願稍從於內徙曾何覲於裏  
言顧平生為君子之儒豈以窮通而易此使流俗知國

士之報更觀夷險之何如

賀侍講劉給事

洪平齋

恭審妙簡彤宸峻躋青瑣李藩有宰相器獨推論駁之  
公留侯為帝者師更罄緝熙之益出命惟允賀聲相高  
恭惟某官端重而疏明溫純而闕裕文以氣勝滔滔乎  
長江大河道與時行昭昭然青天白日負海宇之碩望  
立朝廷之要津諫則必行剛亦不吐盡洗頃時仗下馬  
之習復見前輩殿上虎之風進殫禁路之論思坐管選

曹之綜覈方塞華於飛翠已借重於畫黃經濟之才有  
所試矣塗歸之任何以假為爰專給省之司仍勸經筵  
之讀中書造令而門下審覆以振起於朝綱崇政進說  
而邇英討論以開明於聖學吾君立於無過之地今日  
有此太平之基搖玉珮之珩璜入批敕尾被袞衣之黼  
黻趣立班頭某闕決無庸知憐最久緬想辰猷之告聳  
聞夕拜之真晝日承恩已喜扮榆之改觀春風轉律自  
期桃李之成陰贊抃惟深禁摩罔既

賀鄒中書

黃雲溪

申頌鳳詔趣占鰲頭西掖掄材榮哉一佛之出世東朝  
輔德賢於四人之從游虛負以須近比所罕竊惟中書  
造命之地與夫元良諭道之官必深厚訓辭足以助風  
雷之鼓舞端方行誼足以正朝廷之起居非簡厥修曷  
兼茲選今得當世揮翰之妙手曾是曩時執經之舊人  
肆疏疊組之榮大愜垂紳之論某官名推寡二識造函  
三操履無瑕如大玉夷玉之粹文章有體若黃鍾應鍾

之和識者嘆其有前輩之風望而知其為遠到之器蚤  
游蓬館徧歷筭班不於羣枉以少卑乃向急流而勇退  
竹符斂惠聊為八境之遊英蕩觀風旋佩六條之寄稽  
其所至昭哉可書公心雖無中外之殊輿議則有淹翔  
之恨屬庶政更張之日正羣髦列布之時匪伊璫魁尚  
淹玉節綠綈方底四輩載馳紫微青宮一朝並命上聖  
虛心於當宁羣公企足於脩門將大任斯在此行矣名  
垂青史要流千載之清芬身到黃扉復見一時之奇偉



某頃以客見頗蒙心期嘉其銜袖之文真知音者報以  
褒袞之寵若敵已然觀古人待士之勤蓋今日如公者  
少粵去師門之遠可堪客路之艱舉世悠悠若為道合  
壯懷炯炯端向誰開歛聆命召以來歸殆且喜深而欲  
舞敢馳尺牘試問大鈞進蘧伯玉而退子瑕已聆盛事  
舍皇甫湜而取居易敢有妄心但徯南衙之正朝願留  
東閣以觀士惓惓有禱縷縷奚殫

賀中書曾禮侍

洪平齋

恭審晉貳春官仍躋內史紱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  
藥翻時風動五花之判有國所重斯文之榮恭惟某官  
晁董聲名伊臯事業得三光五嶽未分之氣務養其源  
讀八索九丘以來之書莫窮所學自出入東北之萬里  
即周旋左右之兩藩澹若無營安於平進天子期以壯  
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方聞批敕尾之風又  
見還詞頭之舉新人文之制作妙儲德之調成況紱微  
閣下之黃昏正瑞柳庭前之春色命自天而三錫材與

地以雙清詔下山東人自投兵而太息禮行長樂士無  
擊柱以紛拏少重禁途即登沙路某夙依霄蔭聳揖冰  
銜身到鳳凰池喜動十年之詠志在麒麟閣願扶萬世  
之功

賀莊少卿除中書

李梅亭

優詔上御正班內史北門視草謂當進學士之班西掖  
拜真聊復示舍人之樣斯文增氣有識傾心某官蓄學  
醇明拔材鉅麗沈浸醲郁盖下逮於莊騷雅健雄深無

足多之崔蔡盡兼兩制已四三年號令鼓舞風雷亦云  
多矣獻納司存雨露莫若專之濃薰班馬之香高振綺  
園之翼有偉用儒之效會當秉國之鈞某假守魚鳧阻  
陪燕雀碧梧幕府幸稍安雪外之城紅藥主人倘或念  
天涯之客

賀黃秘監除中書舍人

楊誠齋

中宸渙號內史升賢三神在海上之山久勤攝領一佛  
出人間之世遂見真除綸綍有光紳綏胥慶某官材猷

膚碩學術醇深探周情孔思之微淵源千載發宗艷班  
香之祕膾炙四方親結龍宸之知聿新鳳閣之樣辭達  
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然蓋欲極天下之  
選得君為重緯國以文好對紫微草尺書而招贊普却  
登黃閣提一筆以福蒼生某聳聽除音阻陪賀厦千門  
柳色誰憐芻狗之陳人萬里草堂遙想槐龍之新影

賀聶舍人子述

真西山

恭審龍墀疏渥螭陛陞華記乘輿言動之微有嚴載筆

察臺省事幾之要兼賴舉綱成命一頒懽聲四泱伏惟  
某官崑鳳上瑞注驥名流學探古今百聖之傳智料天  
地萬物之變粵登宰旅久贊王明善化翕然更張威令  
為之振肅果被凝旒之眷晉膺汗簡之司君舉必書風  
采采增於柱下朕志先定姓名已覆於甌中某聳聽除  
音幾欲舞手屬阻將輸之寄莫與鳧趨敬修固陋之辭  
用伸燕賀

賀余大卿除中書兼右司除戶侍尹京

李梅亭

帝重詞臣公遷閣老裁縫雲霧便應拜學士之真鼓舞  
雷風更盡展舍人之樣紫微炳煥黃道開明某官忠肅  
而惠和博習而修潔清姿秀骨下獨鶴於人間厚德長  
材載六鼇於海上心醉六經之釀郁目營四海之溺飢  
文人多不護文細行易虧於大德宰士固習為宰遠圖  
或奪於近功惟公超然過人遠矣彌綸兩省標表九卿  
久兼內史之贊書茲正中書之三字惟天子之義範曰

制以聖人之情見乎辭扶山東之癘癩漢恩而忍死回  
河朔之悍存唐祚於幾亡一札可復於隗囂尺書足招  
於贊普不但取九制一揮之敏亦非專四駢六儷之工  
俾萬姓咸曰大哉則一字不容易也衣冠盛事夙尊八  
葉之科翰墨大勲詎止五花之判既敷華而緯國行迪  
哲以爽邦文章於道未為尊風斯在下矣富貴乃吾所  
自有時來則為之某頃侍同朝且依鄰壁韓非老子又  
嘗共傳公叔大夫詎望同升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



之命也杜陵十暑可以言歟未可以言歟聞恥納溝亦  
嘗推轂上界足官府斷不希雞犬之仙散人拜江湖願  
徑入魚鰕之侶

翰苑類

賀樓內翰

陳箕牕

孚號龍庭躋榮鼇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  
相今得故輿再觀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眉某官  
道派羲皇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三光曾次

冲融渾大虛而涵萬象昔居銓部已過政途惟不辱於  
權臣以敗吾園乃笑扶於壽母早出都門心同野火之  
清間聲撼半天之霹靂盖狐狸腥臊之際始傷去鳳之  
孤騫惟鷹鷂刀俎之餘始識冥鴻之高蹈十年一坐萬  
事皆還吾何辱以何榮彼自成而自毀爰惟舊德首昇  
新除七寶林中不覺踵謫僊之榮遇八埒道上豈徒揜  
學士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  
漢制矧惟今日不似往年惟流民凋俗之荒涼正期勞

來惟走卒征夫之憔悴亦合拊存上以宣前旒總攬之  
公下以示左衽懷柔之政悉資翰墨以發光榮坐收汗  
竹之奇勛立迓登槐之偉業某服膺茲久引脰窅深空  
歎半世之讀書未許片時之覲德茲聆命綍倍躍心旌  
賢哲攀龍已集周家之大老治平有象倚觀漢室之中  
興

賀高內翰

黃竹坡

簡自上心榮陞內相張皇我武偃泰一之靈旗崇大訓

詞逼翰林之華蓋籤郵所暨慶抃惟均恭惟某官神韻  
孤高道襟冲邃極禮樂文章之選真言語侍從之臣彌  
綸特盛於三朝制作獨高於一世踐敷之盛事特緒餘  
車馬所陳士歆稽古宜龍光之煥寵屬鼇禁以摛詞要  
令海寓之氓傾聽山東之詔雖日取制誥方深思王某  
之文然用作鹽梅想已兆傳巖之夢躋登賢業穩上亨  
衢某伏讀邸書敬伸頌語恨坐拘於符竹阻面慶於門  
牆歌大業而頌浯溪擅當今之文學草尺書而招贊普

繼前輩以風流

賀程內翰

方秋崖

中朝孚號內相得賢天秩有經上星辰之峻絕人文作  
誥宣雲漢之昭回置郵星馳寰宇風動洪惟翰長正自  
元豐不兼他官獨秉鴻筆爰有坡公之大手即逢哲廟  
之初元俟對東門拜太皇之嘉勞讀文清夜稱先帝之  
遺恩然由學士而文昌者見謂平遷唯自文昌而學士  
者必膺大用言念久虛之擢以待非常之才必爾雅足

以追三代之風正大足以竦羣方之聽有公輔器為帝王師仰惟某官產龍溪作牧之邦得野處代言之體淵源有自探易道之精微典重其辭沂國初而該洽召從膚使選至侍臣盖寧皇留遺於聖明故宗伯又司於貢舉而況尊親長樂發策天安欲修緡儀端藉英藻以成繼志述事以兆經體贊元肆因累年內外之命書俾處今日深嚴之正座如劉瑒承擇一今日之旨如段公訖不離內庭之榮用包荒未遽遐遺寧采非不嫌下體乾

旋坤轉幸陶一氣之周流風震雨凌長託萬間之廣大

賀黃尚書除內翰

洪平齋

冠班憲部演誥鑿坡丹筆參平舊識珮聲之鳴玉朱衣  
引對新催燭影之搖金綸綉一傳簪紳胥抃恭惟某官  
名高晁董罷重臯夔文章為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岳  
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不數諸子百家之書蚤儀持橐  
之班妙簡凝旒之眷深得已重物輕之理坐觀彼消此  
長之機謂國命紛紛豈不欲纓冠而救而世情落落曾

未若善刃而藏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訪書禹  
穴弭節蓬萊雖士夫望季子之來歸而父老愛魯侯之  
燕喜趣正爽鳩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暖步磚柳迷歸  
院妙寫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  
置柱後惠文於不用遡紫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黃閣  
以夷登即成霖雨某久迷鵝眼遠睇鰲頭扶杖往觀相  
與聽後元之詔令如茅斯拔願言作慶曆之歌詩

賀洪內翰兼吏書

周平園



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絢而承聖問晨趨  
玉笋曳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  
公之兩命切以翰林迫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  
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于今弄印以掄材繫國名儒  
膺時遴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某官學富家  
傳材優天授徧觀流畧豈徒窮九丘八索之淵源洞察  
幾微固已熟五狄六戎之利害早振平臺之響即符宣  
室之思譽滿朝端譬之鳳凰芝草以為美瑞才周世用

非如儒生學士之有偏長三八修門九遷華貫帝王之制坦然明白浸揚聞於西垣道德之威成乎安強亦宣勞於右府式疇久次宜畀殊遷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倖由佐貳而升太宰即選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啓事矧如先正久暴大忠半世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決旬鸞禁莫真學士之除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餘慶是開賢胄來踐世官繼處內廷踵贄皇之盛事並經常伯掩謝氏之前聞

行由供奉之班入筵疑丞之列某雖登門之日晚辱解榻之意濃齋闕求官方愧旅進於馬牛之走扼姦伸滯遽聞便列於雁鶩之行曾未敘於感悰會來陪於賀客道古今而譽盛德非以為諛褻章服而揖上官是云藉手

賀林直院

王懼軒

楓陸疏榮槐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除簪紱一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有是詔居然即真切以詞命

之出於禁林輕重實關於國體矧當多事屢驚夜響之  
鈴絛豈比平時卧看日移於埽影慰撫河北則大手筆  
可同於德裕調發關西則凡號令宜付之遜能起詔草  
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於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  
福於生人求如在昔之前修庶可當上之遴選舉世所  
望非公其誰恭惟某官學力與天相融聲名無地可著  
筆有活法珠走於盤而不出於盤派接古文冰生於水  
而尤寒於水凡名山大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靚居

皆藻飾以雄詞盡膾炙於衆口帝謂琳琅散落至煩雷  
電之取將孰如琬琰編摩要與日星而爭耀乃放天旨  
寵畀氷銜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禁瀛洲十八士之  
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鄙之恩言下中原之捷布脫畧  
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倏爾一鳴頓驚衆聽飛龍馬為  
之增氣矧在班行佇看正閣老之名旋即陟台司之位  
某李蹊晚出蓮幕遠遊自聞渙號之放實倍等倫之喜  
乘槎無便遙瞻仙嶺之浮鼈賀厦有心願附玉堂之喜

鵲

賀直院陳兵侍

洪平齋

恭審雍時歸班鑾坡陟序壯猷經武定堂下之孫吳妙  
畧緯文得禁中之頗牧榮哉稽古展也逢時恭惟某官  
德靜而莊學醇以博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  
驟詞垣天地風雷八方之陣諸儒為之折北斯世得其  
指南捷上蓬萊徑排閭闔寧違時而徇義不屈道以伸  
身一薛莫留百參奚益玉鎖掣而麒麟出亦既許年瓊

簫奏而鳳凰來正在此日疇民庸於海嶠趣王覲於京  
華密勿論思雍容倬直佩荷囊之新渥尋蓮炬之舊遊  
以精神驅五兵之材以號令鼓萬物之氣莫測韜鈴之  
深祕但聞盤詰之嚴明白玉堂前梅報春風之信紫宸  
殿裏槐移晝日之陰某塵壒埋頭冰條照眼喜際戢索  
之盛復窺灑壘之遺藪杖相呼共聽山東之詔琇瑩在  
望第賡淇澳之詩悉意歸依無辭敷敘

賀顏中書除直院

林克齋

瞻華蓋紫垣之象森若麗天誦玉堂青瑣之文昭然揭  
日此豈無心於門宇固嘗驥首於閭閻迷途分隔於青  
冥枯枿自偏於和氣帝城遼絕不敢寄魚鴻之書詔墨  
便蕃無由伸燕雀之賀茲僭馳於尺牘輒首贄於寸誠  
某官名聲重於朝廷言語妙于天下摘髭異級冠億萬  
之生徒振翮亨衢際半千之休運壁水聽晨招之誨青  
藜觀夜照之書共期鳳沼於十年俄息天池於六月趣  
上江圻之節來陪宣室之釐錦窠復擅於望郎玉鏤尤



高於少列惟禁林之寓直異時多屬於邇聯而詞掖之  
陞華故事類由於承攝有若蜚英而騰茂是宜超授以  
直除綰黃麻紫誥之榮俱優兩制紬金匱石室之蘊襲  
作一經舉天下能事乃獨兼而施之凡在廷諸公莫有  
出其右者衆心所屬大用可期天路肇開接武賢關之  
相地靈夙著增光盛事之圖某藐是鶩庸偶同臭味以  
初心之向慕方拭目於清明短翅棲遲知鷓鴣之有量  
神丹點化倘雞犬之同升

史掖類

賀黃左史

洪平齋

恭審騎省疇庸螭坳振武立雷霆之下屢聞剴礪以責  
難司雨露之邊更許直前而論事維新厥命不失其言  
恭惟某官瑞應魁衡聲摩奎壁得三光五嶽未分之氣  
務養其源讀八索九丘有用之書莫窮所學夙著六君  
子之望坐追三諫臣之風黑白既分丹青自炳聖朝舉  
無缺事可少緩於箴規人主蔑有戲言正欲明於記注

進躋左城密侍前旒移疇昔皂囊剴切之誠示此日青  
史簡嚴之筆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之  
沙堤佇究濟時之業某久依霄蔭聳揖冰銜白髮相欺  
南國自嗟於留滯青雲可附河東有待於吹噓

賀聶左史

李梅亭

中宸渙號左侍升賢夾立螭頭均為清切進攜龍角愈  
近凝嚴彰清朝選用之公示君子登庸之漸某官材全  
而業鉅學廣而聞多秀出班行固已芒寒而色正凜然

氣節不為義疚而利回五年省闈之彌綸萬里戶庭之  
清晏賴舍人之解事為天子而記言績用孔殷序遷惟  
允楚左史之能讀八索蓋儲倚相之材唐中禁之用第  
一流亦為議政之地佳傳相期於千載修名剝跨於數  
公某遠落魚鳧阻陪燕雀甚愧丈人厚頃嘗聞所聞而  
來屢為丞相言是有得不得之命灑瀕既令其膽破岷  
峨亦使之眼高望五雲多處之星早登魁輔倩萬里橋  
邊之水聊送客心

賀聶左史

楊誠齋

南衙渙號東史升賢雖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  
置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正人登崇善類鼓舞某官負材  
有用蓄學不貲健步豐材連六鼇於海上清標秀質下  
獨鶴於雲間五年宥贖於宰司庶績自凝於道揆螭頭  
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倚相柱  
下之光可繼甌中之姓有人某最辱挈提尤深距躍歸  
心羽翼已久懷石澗之泉餘論齒牙更幸及玉闕之老

賀黃左史

王臞軒

擢自諫坡升于史掖嬰龍鱗而論事方仰高風立螭首  
以記言要煩直筆官由人重國以儒榮某官學洞本根  
文刊枝葉心齋穩坐澹無辱以無榮道闕獨躋歟有張  
而有弛早逢聖問幾冠賢科人皆健其不凡公獨以為  
細事然古人之得時遇主亦惟其節義之素高賢者之  
憂國愛君夫豈以聲名而為悅試觀十七年之宦業不  
出五千卷之本心早上青蒲已光白簡然與其叩墀折

檻以雪一時之憤又不若操觚秉牘以留萬古之芳爰  
渙德音俾顯書法地漸近則國之關係甚重官更高則  
人之僊望必深亟恢廣濟之圖上副簡求之意某念年  
一第連月冷曹恍惚征魂不到鱣堂之精邃支離病骨  
徒諳螢案之淒涼所欣知己之顯庸或可對人而誦說  
上聖主賢臣之頌已知相得之歡占小往大來之爻亦  
有彙征之望

賀徐左史

陳質樞

烏府疇庸螭正位南司五院方嚴執法於殿中東極  
一星復擅典書於柱下俯仰盡吾皇之睠後先皆儒者  
之榮越在觀瞻孰非拊舞某官聲傾左制文起東甌心  
正意誠之功夙講明於韋布任重道遠之器獨簡記於  
冕旒頃由別院之聲名徑主一臺之風憲蓋孝廟掄材  
之意至此復明而熙朝更化之規於斯為盛道洽政治  
言聽諫行坐令衆正之伸眉具俾羣姦之褫魄念排擊  
之效有如此者則經綸之望人其舍諸云胡出綸暫使



戴筆永惟四海理亂之本實係九重言動之間若弩有  
牙如車斯輓雖堯舜居上無明爭顯諫之勞然佚狐在  
前有陰警潛規之助鋪陳久大繪畫升平要令熒煌垂  
汗簡之華然後卓犖紀面槐之業某丹丘下士泮水陳  
人永言今時抗走之身曾是往日奔趨之數始容附鳳  
何殊孔氏之鑄顏終媿卧龍有負徐公之舉葛窮通有  
分出沒何言但因君子之得輿切想古人之推轂一拜  
一起雖阻陪門闡賓客之遊三沐三熏猶及效道路歌

謡之獻

賀林殿院除左史

洪平齋

恭審臺端疇績左城躋榮紅雲之近玉皇獨聳螭頭之  
望黃道之開閭闔仍催豹尾之班帝寵便蕃儒流歆艷  
恭惟某官韶鳴鳳躍春暖鯨游西湖處士之風姿曩出  
塵埃之外東坡先生之學問妙傳翰墨之間瓊裾不俟  
於疾趨玉斧自全於巧斲政絃初改釐席遽前峩峩黑  
豸之威稜凜凜皂鷗之風采彼謂之窮竒構杌既掃殄

而不留此有若閱天散生故登庸之未艾峻躋記注妙  
絕版曹扈甘泉之蹕則入內以告猷對紘宸之仗則直  
前而奏事雖斂鋒而抨擊尤抗節於論思無往而不得  
其言有懷而悉見於用一星之曰柱史姑紬石室之藏  
六符之驗泰階即上沙堤之路某技殫園府志繫仞牆  
甫聞振武於持荷已信垂光於汗竹草河東之賦方傾  
心吹送之恩襲春秋之經更拭目謹嚴之筆

賀留右史

洪平齋

恭審席前渙渥柱下升班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  
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一朶之雲國典增華儒紳動色  
恭惟某官氣涵江漢名壓華崧自八索九丘以來書皆  
有用視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風況於運堂上之奇兵  
莫不出胷中之武庫陟鰲坡而視草遊鶴禁以談經以  
天下非常之才當朝廷甚重之選酌之不竭沛然有餘  
甫看五鳳之齊飛又見雙螭之屹立濡珥彤之筆而書  
九重之言動續汗青之簡以垂四方之輝光但知人與

地以俱清誰識天生賢而間出舍人收封事開函爰近  
於御筵明公獨妙年扈聖即登於黃閣某凋心斗壘決  
昔冰銜烏鵲南飛自喜卜巢之有託馬牛下走何當捧  
硯以相從

賀李右史

方秋崖

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遷史藏  
之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之榮某官  
如樂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書刊

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喧傳薇省  
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夾侍  
玉皇之香案俾共紬金匱之祕文陳洪範九疇密贊吾  
皇之聖作春秋一藝襲為有宋之經偉哉真儒成此信  
史某瞻斗以北與江俱東雖莫陪駕鷺班肅上賓榮之  
賀儻得與牛馬走願窺帝典之暉

賀真右史

陳質牕

楓宸渙號柱史升華峻直北扉矯矯麻頭之健筆摘毫

右陞英英簡上之清風疊組孔嘉垂紳丕聳竊以唐虞  
雖遠都俞具載於典謨班馬不生筆削允資於記注折  
旋螭首咫尺龍顏必有襲六為七之功足載登三咸五  
之治某官名喧宇宙氣壓岱嵩玉質金相允矣文章之  
正印冰懸雪跨凜然節義之大閑以布韋寡二之姿擅  
科目疊雙之選閣步亨軌橫飛雋躔不俛首以隨時每  
抗顏而白事賈生通達氣少和平仲舒淵源言多迂濶  
惟我公之馨歆中有國之膏肓以此猷為移而筆削必

能發揮神聖有公是公非之權判白奸回無乍賢乍佞  
之感直聲九鼎正氣千尋上而國家宗社之榮下而海  
寓生靈之慶某懷人萬里在天一方僭評當今文物之  
豪實為近世班行之冠雖云持橐豈能酬逐日之威名  
必也秉鈞庶及見摩雲之功業

賀魏右史

危巽齋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祕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用名  
流實聯法從除音誕布歡頌沸騰某官北斗天樞西川



石筍等五誥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索九丘以來書  
皆有用不隨時而俱靡自與道以偕行幾年嗟蜀道之  
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墀入覲蔚為華國之儒雞舌含  
香快吐濟時之畧惟斯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禮樂  
司存冠九卿之妙選蓬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與地  
以雙清命自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家聲  
厥有故實論事闡切適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  
漢臣之治行某自慚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闕議之軒昂

但覺懦衷之警策適觀峻擢益倍歡悰玉立雙螭已喜  
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祈厚德之包荒

賀張右史

林克齋

出綽中宸記言右陞久專譔錄映太乙之青藜晉直邃  
嚴侍玉皇之香案班儀益峻邦典增華竊惟簡冊之所  
傳實兆起居之有注設官之始昔分掌於動言纂事則  
同間常歸之著作載筆今聯於侍從問津多出於承明  
某官學際天人文追盤詰金門射策收漢殿之甲科石

室紬書徧唐家之四部有若熙明之盛典尤多翰墨之  
雋功果擢侍於丹墀益績功於青簡立螭頭號二史是  
惟天子之近臣起柱下位三公自有君家之故事某遠  
聆吉語倍切懽情人於同年亦有情夙荷眷知之舊士  
別三日當刮眼更祈眄睐之新

賀曾右史兼修史

楊茨野

天錫寵榮地分清切班聯兩省清光密侍於螭坳才擅  
三長麗藻仍修於麟史正人進用斯道有光某官筆補

乾坤名揭日月指世陳政真賈誼陸贄之復生射策決  
科於仲舒孫弘乎何有自遊蘭臺芸閣之地即紬金匱  
石室之書忽請一麾而遽行不與羣飛而競逐旋陟郎  
闈之清顯復司省闈之彌綸騫翔已逼於雲霄獻納茲  
承於雨露事直前而無隱備殫忠赤之懷經垂後而不  
窮兼任汗青之責職因人重眷示上優觀極東一星之  
明既符斯選則魁下三台之象可必其占某乘傳滯留  
聽郵鼓舞緬想紆紫拖朱之盛莫廁賀賓空陳抽黃對

白之辭恭陳慶牘有懷忻頌莫既敷陳



翰苑新書續集卷四